马场写意

□陈登祥

马场河 □袁春灵 摄

初识马场河

想象中的马场河,金沙碧水,“水面清圆,一一风荷举”,“孤光自照,肝胆皆冰雪”。久蜗居于钢筋混凝土筑就的都市之中,湖泊河流溪水于我,只是书本上的诗句。马场河对于我来说,是一个悬念,一种诱惑。

两个多小时的旅途劳顿,盛产马场石的马场河,终于姗姗出现在我们眼底。

好清澈的水!面对马场河,我心里这样说。河岸边几个巨大的芦苇棚像斗笠,倘若戴在我们十几个人头上,仍会显得空空荡荡的。不久,一艘机动船载着我们十几号人,慢悠悠地离了岸,离了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。岸上的芦苇棚,慢慢远了,小了,像几个渔人在水中垂钓。

船至河心,四顾茫茫,不着边际,心里就觉得悬乎乎的。雨点儿零零星星地落在水面上,起了无数的泡,一瞬间破灭了。一垛一垛的芭茅,笔直地长着,刀切斧削般的整齐。偶尔有几只水鸟,灰褐色的羽毛浮在不黄不绿的水面上。想到刚才同行的文友说,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感到很不相称。

到了对岸,下了船,一面高高的沙坡堵在眼前。聚沙成丘,不起眼的沙子因而有了一种气势,成了一道景观,令人不能漠视。有人早早脱了鞋,湿漉漉的沙地上,立即留下一串美丽的脚印。隔着鞋,我仍能体会到赤脚者体会到的那种沁人心脾的清凉、粗砺和松软,因为我有这种经验。

站在沙坡上看,马场河,如同一条飘浮的玉带,两岸的人影,就像玉带上绣下的美丽图案。沙坡对面是无尽的荒滩,远远有几辆铲车,不知道在忙什么。

马场河只是一条普通的大河,据说最初只是一片开阔地,因日积月累,地壳变化,水从上游引入,始为河流。

一条河流,经自然变化,从开阔地无缘无故地“长”出,“长”成如此蜿蜒盘旋的河道,并且我感到她还在不停地“长”……我总以为,意在物先,在马场河出现之前,这一片开阔地里,在目之不及的地方,就聚合着一团浩淼的水意,就酝酿着一股水的精神。她迟早要“证道”,要从开阔地中不可遏止地“长”出来,就像蕴藏在花骨朵里的那种力,迟早要把花苞胀大,把花苞崩破,释放那一种花的精神、花的情绪……

我们普定人嘲笑没见过世面的人往往说:没见过“西洋镜”。对于我来说,马场河就是“西洋镜”。洋得看不出整条河道的形状,说不清全貌。马场河就是这样混沌、安详,这样令人迷惑,她并不急着亮她的底。

水至柔而无骨。一个人,凌空跌进水里,镶进水细嫩的皮肤,做水的一块骨,被水脉脉地噙着,是一种什么滋味?

有一只小船也好,虽然隔了一层。躺在小小的船上,顺水飘流。船是一只壳,人如一粒核。灰白的云低低地垂着,身下的船软软地浮着。船动水不动,我心动而身不动。

远远地,果真看见一只大船,很禅意地来了。茫茫大水之上,一块大木头,一来一往,渡着群氓,你就没法不觉得她是禅意的。

走上机动船,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。沙岸渐渐迷离,如一个梦,分不清此岸彼岸。只觉得我们一群文友,紧紧地靠在一起,和许多相识不相识的人一道,被一座大船慢慢悠悠地渡着。

古西堡的雨

参加县里和贵阳市作协共同主办的文学镜像采风活动,与贵阳、安顺、普定三地作家一道去马场,到的那个地方叫沙家屯,文艺界的同仁称之为古西堡。位于普定、六枝、织金三县区交界处,是旧时普定通往六枝和郎岱的必经之道,战略位置极其重要。

古西堡这个地名,脑子里并不陌生,很多写马场的文章里,皆有提及。据同行的文友中颇知掌故者介绍,唐朝贞观年间,建始安县在今上官寨一带。元朝建习安州治西堡寨,由沙姓土司管辖。明朝初年,洪武皇帝朱元璋实行“改土归流”,置西堡长官司,治所就在沙家屯。

而今的古西堡,已褪去了往日的繁华与辉煌,沙家屯脚下的上官寨,居住着沙氏族人,寨中青一色的青砖青瓦老式房屋,因而显得格外古朴而闲适。一条通村的水泥硬化路,不容阻拦地改变了旧时的格局。

我们沿着羊肠似的古驿道,缓步寻觅沙土司屯兵的遗迹,才真正体会到沙家屯的雄奇险峻,大有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之势。如今,这里只留下一段段古代关隘的旧迹,再也难以想象沙土司的士兵们饮马屯前的洗马河,与征西大将军张拱翼统率的明军角逐沙家屯的盛况,昔日金戈铁马攻伐的场面已成云烟。

不过,这次在古西堡,我却领略到了另一种千军万马骤然杀来的壮观场面。

那就是古西堡的雨。

古西堡多雨,常见天空水蒙蒙一片,小山村总是湿漉漉的,房屋瓦缝间都生着一层青苔。身上总觉粘乎乎的,空气好像都湿透了。

从没有经历过那样荡涤天地的大雨,从没有经历过那样惊心动魄的场面。那是大自然神奇力量的展示,是大自然抒发激情的演练……

刚才的古西堡还是那样静谧。正当我怀着采风者的新鲜感受,恬然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清新。骤然,一阵翻江倒海的涛声从天而降,莽莽山林和整个上官寨顿时淹没在巨大的声浪中,一场大雨突如其来,顿觉惊骇不已。啊,古西堡的雨,竟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声势!

古西堡的雨,夏天常至,一阵接着一阵,说来就来。

一阵雨过后,小山村又静得出奇,自然界有一丝声息,一片树叶抖动一下也能听见。然而静到极致时,陡然间好似伏兵四起,千军万马霎时呼啸而至,一声声巨雷也从四面八方猛然轰击,似乎在为飞流直下的急雨擂鼓助威,这时,整个世界便被搅翻了。

在我们避雨的房前,是一片茂密的阔叶林,一棵梧桐树和小楼的窗口恰好处在相同的高度,它的旁边还有一株楸树,笔直地追赶着梧桐树向空中伸展着叶片,一枝树杈已经快伸到小楼的窗台边。有了这片阔叶林,静听急雨打在层层树叶上,那声音就更加如万马奔腾了。

滂沱大雨积蓄了自然界的全部力量,向天空轰然而下,滔天雨浪奔腾呼啸,汹涌澎湃,恣意狂放,酣畅淋漓,万千条雨丝猛力打击着房顶、树冠和地面,天地间只有一个广阔无边的声音持续着:哗……这声音没有间歇,没有停顿,甚至没有细微变化。耳听着这贯穿天地间的无边涛声,意识里总觉得这雨是再也不会停下来了,因为雨势太猛停不住了。

但在乌云消散时,大雨却又戛然而止。那雨来得快,去得也疾,来无踪去无影。

在古西堡,经历这场大雨后,心中对雨竟然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感情。不知为何,常常会想起那雨,就想听听那翻江倒海的声浪。而那雨总是在小山村沉寂后,等到万籁俱寂时才纵情欢腾而来……

古西堡的雨,是我平生第一次领略到的奇观。它像古西堡留给我们那神奇的故事一样,令人为之倾倒!

普定老街

□许迪梅

老街,在老城。老城曾叫定南,后改为普定。

老城很小,紧紧地拢在东华山下。城内有西门、中大街、十字街、豆腐街、后街、曹家街和打铁街。后街有绕城河穿过,潺潺水流,终年不竭。

西门,是老城的入口,尤其是早期有城门的时候,跨过大门就出城。城门口立有一碑石:大明定南所。碑石上的字,源于东华山顶上的摩崖石刻。

西门一直热闹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,西门口早上卖早餐,有简单的粉面,有甜糕粑和油炸粑,到了上世纪90年代,中午摆烟摊钟表摊,开银匠铺,冬天卖成捆的甘蔗和水果,晚上有烙锅。还开有卡拉OK厅,一开就是两个,再往后街方向下去几步,有舞厅,舞厅对面是录像厅。录像厅那里的地址,是早期的大饭店所在地。小小的西门,可谓包罗万象,杂货店、旅店、邮电局、五金公司,尤其是那个小旅店,一开就是很多年,县城已经向周围扩建很大范围,好些人都住到了城外,偶尔一到西门,还见这个旅店开着,它旁边的店都换了几拨主人,它仍有生意。舞厅下面,是曾经的马店,每到星期天,一辆又一辆的马车在那里停歇、吃草,傍晚又一一离开,地下一片狼藉,草料、马屎、马尿,臭哄哄地撒在地上。周日晚上的西门,还有赶表的(布依族的一种恋爱方式),一个个布依族青年男女打扮得精神又漂亮,常常把整个西门挤得水泄不通,可见西门位置之重要。尤其是每天要去安顺贵阳的客车,也必从西门绕行。偶尔寄封信,也会到西门的邮电局。邮局旁有徐家开的普定第一家牛肉馆,一大早就座无虚席。

现在,西门口有一块“大明定南所旧址”的碑石,每每看着,让人浮想联翩,遥想小城几百年的悠悠岁月,遥想无数光阴里的迢遥沧桑。

过西门口往街上走不了几步,有一岔口,一条街在左,较宽;一条街往右,稍窄。左边这条是中大街,因早些年属于普定县城居中的街道而得名。中大街是普定最繁华的街道,整条街都有商铺,特别是设有百货公司、公私合营几个店铺,整条街更是闹热。其它诸如张家的糕点店,金家的月饼店,洪家的裁缝店,黄家的修鞋店等,好吃好玩好看的,都在这条街集中了。

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,街上每天有挑水卖的人,三分钱、伍分钱一担,多是卖给那些没有劳力去大龙井挑水的人家。卖水的大都个高力气大,有一身蛮力,每天挑了水就在街上吆喝。后来街上安装了自来水,挑水卖这个行当慢慢消失了。

逢了星期天,十里八乡的都来县城赶场,整个县城从西门一直挤到北门,中大街更是挤得水泄不通。而整条街的住户一下子“全民皆商”,你家摆凉水摊我家摆气球摊,你家摆花书摊我家摆修鞋摊。百货公司那里呢,买文具的扯花布的看热闹的,摩肩接踵,川流不息,街上空只听见嘤嘤嗡嗡的声音,偶尔大声一点吆喝的,是卖凉水的半大孩子,一声声喊着:喝凉水的来喽,两分钱一担,不甜不够不要钱。其实就是一小杯放了糖精的水,哪会真的卖一担给你喝呢?于是常常疑惑,为什么叫两分钱一担?谁会喝这么多?

因赶场天街道拥挤,有人想快速过街,故意喊“让开让开,油匾背”,假装提了一扇猪油急匆匆过街,于是人群会让出个道。待回过神来,那人已经走远。

中大街转场坝处有“姚家拐拐”,那里有专门卖布匹的几个门市和供销社的一个店铺。供销社里的东西杂七杂八、零零碎碎,似乎什么都能买到。我在那里买得最多的是煤油,用来烧炉子做饭。

每到下午4点过钟,胖胖的马奶奶煨好红豆,开始沿中大街叫卖。那时住在姐夫家,外婆一听到声音,叫我们拿了钵钵买两角钱的。那叫卖声我听着是“金穗莲”,外婆听到的却是买红豆,这个疑问那时也没证实一下。曾经,马奶奶的声音是我在十字街看小花书时的“闹钟”,听到了就知道吃饭时间快到。天色灰暗的冬天,那拖得长长的声音总让人觉得凄凉。前久说起马奶奶的红豆,姐夫说,她喊的是:舀红豆喽、红豆煮断腰喽。

中秋,街上的金式和张家月饼都好吃,去晚了还买不到。直到现在,很多人会去买了寄给在外地的家人和朋友。月饼种类再多,家乡的味道就只有一种。

那些年,似乎每个地方的十字街都热闹。普定的十字街虽小,但也集中了好些较大的商铺,农资公司、糖酒公司、大饭店“分店”、新华书店,还有教堂。新华书店在这条街上一开就是几十年。新华书店的旁边有袁姓和王姓两家人摆的花书摊,每天,从普定一中、城关中学、一小放学的学生,会去那里租花书看,看了一本又一本,直至天快黑才回家。十字街最出名最好吃的东西,数汪家的卷粉。卷粉白皙细致又软和,撒了红油辣椒和葱花拌上,让人吃得意犹未尽。汪家卷粉铺尤其讲究卫生,虽人来人往,但地面用水冲洗得发白,每张凳子也都白生生的没有一点油污。那时囊中羞涩,一直想着等哪天有钱了,一定要多吃几碗。

沿中大街往下走,过了十字街就是豆腐街了。街上人家的门口摆了豆腐卖,白的黄的、大的小的、长的方的,整齐地摆在豆腐板上。民国时期豆腐街叫中大街,属于整条中大街的下半段。上世纪60年代那里建了武装部,大家把这条街叫“武装部街”,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,才称为豆腐街至今。

普定街上做豆腐最早要溯源到十九世纪,那时伍效高(普定的实业家、普定一中的创办人之一)的父辈就用大龙井的水做豆腐。之后,普定马官下坝屯的刘家于解放前搬进城,为了方便用水,就近选择了大龙井旁的豆腐街居住,并把做豆腐的手艺继续发扬起来。

刘家老太太是安顺七眼桥一带的屯堡人,做出的豆腐白皙细腻、嫩滑爽口。做豆腐是个辛苦的活,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,把头晚泡的黄豆捞出来,然后,推磨、接浆子、滤浆子、烧柴火煮豆腐。待浆子煮开后再用酸汤点,俗称点豆腐,然后倒在包箱里,上面盖上石头压,一个小时后取出,解开上面的白布,就是一大块方方正正、热气腾腾的豆腐了。有时卖不完,就切成小块,先拿到柴灰里焐,再放到炕笆上炕成色泽金黄的豆腐干,豆腐干的保质期相对长些,做来吃又是另一番味道。

那时,条件好点的人家,常常先到豆腐街买一大茶缸豆浆,再到十字街买几个豆沙粑,喝口豆浆咬一口酥脆的粑粑,就是一顿香喷喷的早餐。豆浆香甜浓郁,飘着一层黄色的豆油,老少都爱喝。

见刘家的豆腐生意好,改革开放后,街上陆续有几家也开了豆腐坊。因豆腐街做出的豆腐细致,久煮不散,口感好,普定的豆腐渐渐地开始卖到安顺及周边,每天早上发往安顺的客车,都会看到整板的豆腐。街上的豆腐皮也很出名,哪家的媳妇要坐月子,家里的老人会去豆腐街买一挂豆腐皮备着。或者,要去走亲戚,送一挂豆腐皮,是很得体又很实惠的礼物。

而曹家街呢,顾名思义,多是以曹姓人家为主的住户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街上最热闹的,要数玲珑照相馆。那时偶尔去照相,每次去取照片总是激动,就想早早看到照片里的自己是什么模样。从黑白照到彩照,从个人照到毕业合影,从孩童到青年时期,相馆给小城的人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瞬间。

曹家街有一户人家常年做菜豆腐莲渣闹卖(当地一种豆腐的做法),每天中午和下午快到饭点时间,推着几桶豆腐出门,不多时就一售而空。菜豆腐根据季节用时令蔬菜和磨好的豆腐煮在一起,豆腐嫩,价钱适宜,家家户户都喜欢。莲渣闹呢,则是连豆渣一起做成豆腐后再跟蔬菜煮,菜多豆腐少,口感粗糙,点点白色的豆腐附在菜上,白的白绿的绿,煞是好看。蔬菜脆甜,用红辣椒烩或直接蘸辣椒水都好吃,夏天尤其喜欢喝豆腐水,清甜爽口,几大口喝下,过瘾又解暑。这两种豆腐一直是普定的特色菜。

沿曹家街走过去就是打铁街。这条小街曾经有很多人家打铁,从农用工具到家家户户用的煤钩火钳都有。后来县里成立了铁锅厂,除了做简单的农具,还做了远销省内外的铁锅,每年过春节用于冲龙的滚沸铁水就出自这个厂。有了铁锅厂,打铁街渐渐冷清了,每天不再听到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,也不再看到火花飞溅的场景,更不会听到风箱发出的呼呼声了,整条街一下子寂寞下来。

其它诸如列为市级文保单位的农资公司建筑,分布在十字街和解放路区域的十多处历史建筑,还有现存的以木石结合为主的几十处传统风貌建筑,均难以一一细数。每一处镌刻的,都是光阴的痕迹,也是一辈又一辈普定人固守家园的情怀。

现在,住得离老街越来越远,可隔三岔五,总会去转转。看着熟悉的面孔和景色,看着熟悉的街头小巷,闻着熟悉的烟火气息,恍惚着光阴未曾流逝,所有细碎的过往都回到眼前,心里便觉安然。

印象川甲·记忆中的味道

□张霈

川甲,一个美丽且神奇的地方,四面群山簇拥,地理环境独特,人丁繁茂,全村400多户人家,1000多人口,原来有西南向的赶场坡垭口和西北向的对门山两条驿道进出,旧时以西南向的赶场坡垭口驿道进城更为方便;后因村寨矛盾和城市发展,西南向的赶场坡垭口驿道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,被茅草杂木覆盖。西北向的对门山因临近县城通往乡镇的主干道而日益兴盛起来,最终被硬化成了柏油路,承载起了一村人通向外面世界的梦想和征途,“驿道”二字,于此便有了深沉而厚重的含义。而在这深沉和厚重里,一种味道却几十年萦绕在舌尖心上,没有颓废和淡化的意识,那是记忆中遍布川甲的红柿树上生长的甘甜。

川甲是由川甲大寨、毛针婆、段家寨三个自然村寨组成,后来由于人口繁衍对于居住需求的扩张,新的小聚居群落开始形成,对门坡和大牛场孕运而生并各具特色。

从普补路对门山岔路口右转往川甲,时节的不同,沿途总能呈现不同的美景。因此旅居于外的川甲人,总说这里是陶渊明笔下的“世外桃源”,由外而来的旅人则认为,这里是塞上江南的缩影,川甲,一湾清水灌溉的田野有着江南水乡的宁静柔美;小箐古岩的龙形山势又兼具漠北塞上的粗狂雄浑。

川甲村因充沛的降雨量及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,植物的生态长势茂密而又奇异,在这里,青杠、香樟阔叶杂混,都是原生乔木,在一些老树的主干上往往可以看到寄生着许多其他藤类、厥类植物,这种奇特现象被村里老人称为“同根同源”,暗喻川甲张姓和张陈姓血缘共存,同时与郭、蔡、刘、王、杨等姓氏族群聚族而居,睦邻发展。说到阔叶乔木,自然就少不了少时遍布川甲的红柿树,在儿时的深秋时节,它就是我们整个童年关于甜蜜的全部。

川甲的柿子很好吃。深秋接近入冬时节,柿子在树上自然成熟,不需要任何程序的后加工,从树上直接摘下,用手擦擦,撕开一个小口,揭去表面透明的薄皮,直接对嘴吸其橙黄的汁液,清凉甘甜的味道便会瞬间浸润肺腑,绝对人间至臻美味!那些年,川甲还是藏在大山深处的封闭村落,山里无污染,空气清新,果子自然而然的就很干净,那些年,我们心中没有有机无机的概念,一切的食材都是纯绿色;那些年,村里人没有钱买化肥,农家肥沤熟浇地,小白菜、红萝卜欣欣然生长遍布虫眼。那些年的深秋,柿子成熟的季节,满树的柿子红黄色交相辉映,从对门坡、观洞坡顶远远望去,整个川甲都染满红色。

红柿树是老辈人辛勤的见证,也是大自然对川甲无比神奇的馈赠!

川甲的柿子树都是自然生长无修剪,不施肥不打农药的,树高无比,品种多样。记忆中,每到柿熟时节,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会摆上竹篾条编制的簸箕和筛子,勤劳的人们把满树的柿子摘下来,选果型大,水量适中,无虫洞且不软烂的柿子,用铁刨子将选好的鲜柿子的外表硬皮刨净,保留接近柿子萼盘和果梗的梗皮。然后进行暴晒;待柿子晒至半干,再收入家中阴储,待微软的柿面自然发酵上霜,然后捏饼并放通风透气的篾筐竹篮储存。

记得奶奶说,手捏柿饼成形大有讲究,必须按步骤操作,第一遍揉捏不要用力太大,讲求用力均衡,以免捏破外皮,影响外观。隔二至三天,揉捏过的柿果,面皮逐渐干燥,并呈现皱纹时,继续捏第二遍,这一遍是影响口感与品相好坏的关键。捏时用力要比第一遍略大些,要将果肉的硬块全部捏软。再隔三至四天,果面出现粗大皱纹时,捏第三遍,这次要将果面捏扁,果肉捏化成糊状,并及时捏扁整形。捏柿饼宜选择晴天或有风的早晨进行,因为夜间受露的果肉水分外移,果面返潮具有韧性,不易捏破。

也有不宜做柿饼的小柿子,俗称甜柿,成熟后摘了就可以直接吃;也有采摘时不熟的,摘下后,放谷糠或清水里沤。两到三天,便通体透明,汁液晃荡;但谷糠或清水里沤熟的柿子,食用后总感觉嘴里有股涩味挥之不去,不过这不影响少时的我们对于红柿的偏爱,也不影响时隔多年我对川甲红柿树上生长甘甜的垂涎。

今天的川甲,旧时村落房舍屋脊的原貌已经被新奇的现代建筑所代替,更多的果园菜地里长出了一栋栋今人新居。成片的桃、李、杏、柿被砍伐殆尽。但关于这片我所生长的土地,舌尖上的记忆已经生根,想要淡忘,谈何容易!